

汉语文化词汇 概论

王衍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汉语文化词汇 概论

王衍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以及心理精神文化的角度,概述了汉语中大量的文化词汇,在概述中注重词语的类聚特性和词语的语源、语用、感情色彩等特点,而且插入了大量的配套图片,有助于读者理解汉文化的深层意蕴。本书既可作为留学生学习汉语文化词汇的教材,又可作为中外学生的课外读物,从文化词汇的角度,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文化词汇概论/王衍军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7005-5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汉语-词汇学-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3142号

责任编辑:张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9 字 数:306千字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序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同时也是文化自信,所以中华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是有深远意义的。

再者,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曾经指出:“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忽视文化传播的语言教学,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大小于蕴含丰富文化信息的语言教学。

《汉语文化词汇概论》应时而出,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对外汉语著作。

所谓文化词汇,本书作者认为,是指一种语言里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也就是说,文化词汇是由“词”和“语”所共同组成的,汉语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例如典故词、名物词)和“语”(包括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均属于文化词汇,例如“弄璋、弄瓦、桑梓、牛郎织女、身在曹营心在汉、何家姑娘嫁给郑家——郑何氏(正合适)”等。很多词语的语义与其字面义相去甚远,隐藏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作者长期身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第一线,又在汉语词汇与中华文化研究方面有长期的积累,因此这本《汉语文化词汇概论》不论在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在汉语文化词汇研究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笔者认为,《汉语文化词汇概论》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文化词汇的分类合理,符合文化层次理论。词义的聚合组合、派生引申均有着鲜明的文化标记,在同义、反义、上下位等语义聚合中,在词义的派生发展中,文化因素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形成词义的文化谱系。同时,文化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学界一般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的文化都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也就是说,汉语中存在着丰富的反映中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的词语。本书为便于留学生学习,根据词语的文化特性和文化附加义,把汉语文化词汇分为物质生产文化类、制度行为文化类、心

理精神文化类三个大类,每个大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分门别类,有条不紊。

其二,文化词语的举例注重类聚与实用,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一致。对外汉语教学既要强调学习者扩大词汇量,也要注意以核心词语的学习为主。这样客观上就存在一个矛盾:如何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掌握尽可能多的词汇。因为汉语文化词汇非常庞杂,有大量的典故词、名物词以及成语、歇后语、惯用语、谚语,在教学中该选择哪些内容呢?本书作者从多年的教学实践出发,认为组织教学内容必须注重和体现文化词汇的类聚性和实用性,利用典型词归类记忆,注重选择体现交际文化的词汇。这个观点笔者深以为然。例如,在讲到“诸葛亮”这个典型词语时,以之为核心词,把相关的“空城计”、“初出茅庐”、“草船借箭”、“事后诸葛亮”、“三请诸葛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诸葛亮草船借箭——有借无还”等俗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系联起来,利用典型词归类记忆逐步扩大留学生的词汇量。

其三,文化词语的释义简明扼要,便于留学生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对外汉语教学也是语言教学,在进行文化传播的时候,应明确哪些文化知识是必须讲解的,哪些是是可以让学生课外学习的,教学重点还是应放在语言教学上。因为开设名为“汉语文化词汇概论”或类似的课程,其目的是让学生理解文化词汇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以便能够在实际交际中正确地运用这些词汇。因此,本书在文化词语的释义方面简明扼要,该简则简,当繁则繁,以便利学生的学习与实际应用为第一要务。

当然,本书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优点,比如语言通俗、附录大量图片以增强读者感性认识,等等。

本书的作者王衍军博士本以方言研究为主业,因工作原因,又兼攻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双管齐下”而成绩斐然,目前虽是副教授,但已取得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甚可贺也。当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衍军能取得如此成绩,其中的甘苦可以想见,“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此,也祝愿衍军博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曾昭聪

2014年4月9日

前 言

一、本书的写作目的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二者密不可分,互相渗透。语言的背后是文化,学习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否则就很难真正掌握和理解该种语言的内涵。季羨林先生曾经这样说过:“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透过汉语文化词汇的视角去教汉语和学汉语,就是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的一种好方法。因为以汉语文化词汇的教学为突破口,可以巧妙地将语言教学和汉文化的渗透结合起来,利用文化词汇的类聚特性,在短时间内丰富和扩大留学生的词汇量。同时在文化词汇的讲解中,更容易引入汉文化,从文化词汇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汉民族的文化程度和民族精神,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汉文化的婚姻制度、宗法制度,从汉语借词看文化的接触和融合等。这些有趣的文化命题以文化词汇的视角被慢慢导入对外汉语教学中,相比形而上的文化说教来讲,更容易激发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从而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于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词汇,这些词汇中国人往往习焉不察,但是外国留学生在学习和使用它们时,往往不理解,甚至经常出现交际偏误。比如汉语中的颜色词就深深植入了汉民族文化的因素,像“红眼病”、“背黑锅”不仅仅是词汇色彩义的不同,更多是字面义之后的文化背景义的差别。而且,汉语中所存在的此类文化词汇,大多不能单纯地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如“风水”不是“风和水”、“绿帽子”也不是“绿色的帽子”,它们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其背后不仅隐含着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而且反映了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

^① 季羨林. 必须把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结合起来[J]. 中国外语, 2005(1): 65

式和思维模式。

为了便于对外教学,在本书中,我们对文化词汇做了一个较为宽泛意义上的界定,认为文化词汇是“一种语言里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像汉语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弄璋、弄瓦、桑梓、牛郎织女、身在曹营心在汉、何家姑娘嫁给郑家——郑何氏(正合适)”等典故词、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均属于文化词汇。

二、本书的写作特色

(1) 将语言要素学习和中国文化的学学习结合起来。

本书将汉语词汇系统中众多的文化词语分门别类地编排起来,将语言教学和文化导入融为一体,在语言教学中灌输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导入中又巧妙地体现语言要素。通过词语联想,以文化背景、社会经历和文化知识等“经验基础”(empirical basis)为前提,通过联想产生“超语言信息”,拓展为一个个“词族”(word family),从而构建出一个个放射型的词义网络,帮助留学生尽快突破汉语词语难关,扩大词汇量,提高汉语学习的兴趣,逐步理解和掌握汉语的文化底蕴。

(2) 以类统摄,依据语义场理论把具有某种语义联系的词语系联系起来。

根据语义场理论、语言的谱系理论等西方语言学理论,我们把汉语词汇中有关的同义、反义、上下位等具有某种语义联系的词语聚合起来,根据汉语文化词汇的类聚性,把汉语中的文化词汇分为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心理精神文化三大类,每一大类之下又分为几个小类,共十六小类,每一小类之下再细分为若干小节。比如,第一大类“物质生产文化”之下又分为环境地理、农耕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生活起居、交通行运、经贸流通七个小类,而在“饮食文化”小类下又细分为“饮食与禁忌文化”、“食品食味与文化词汇”、“饮食方式、食具炊具和文化词汇”、“茶和茶文化”、“酒和酒文化”五个小节。各类之间有交叉,也允许交叉,以体现汉语文化词汇的类聚特点。

(3) 采用丰富的例证,讲清楚文化词汇的理据(语源)。

词是事物的名称和标志,用什么词去称呼什么事物,总是有一定道理(或依据)的,这些道理或依据就是词语的理据,而文化词汇的形成,更是受到某一民族物质文化、社会制度和心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融入该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中,成为某种意义产生的根源。“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由于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不断使用,获得了附加在

理性意义上的不同的伴随意义,因而会引起不同的心理反应。”^①因此,在本书中我们采用丰富的例证,讲清楚词语的语源,以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特别是便于留学生去理解附加在词语理性意义上的文化伴随意义。像“巾帼”指代“女子”,是因为“帼”是女子戴的巾(头饰);“纨绔”指代“富豪人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败家子”,是因为“纨绔”是丝绸裤子,这自然是有钱人的装束。以特征代整体,体现了服饰文化对语言的制约和影响。

(4) 释义注重色彩义,强调词语运用中的语法和文化规约。

像“巾帼”这类物品是古代妇女的高贵装饰,人们便称女中豪杰为“巾帼英雄”,后人往往把“巾帼”作为对妇女的尊称,因此该词为褒义词;而“纨绔”则是明显的贬义词。另外,像“白毛乌鸦——与众不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类的歇后语也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在运用时要注意其色彩义和语用规则,否则就容易出现语用偏误。

(5) 选配适当图片,注重教材内容的趣味性、形象性。

比如在讲到“门当户对”时,在文中选配“门当”和“户对”的图片,便于留学生理解何为“门当”与“户对”,以便了解旧时“门当”与“户对”在反映和标示宅院门第高低的作用,进而让留学生进一步理解中国民居建筑的建筑风格和汉族先民的神明信仰以及种种禁忌习俗。比如置于门楣上或门楣两侧的短圆柱



门楣之上的户对

形的“户对”,很好地反映出汉族先民生殖崇拜中的“重男丁”的观念,将其置于门楣之上,意在祈求人气旺盛,本家族香火永续。而且,书中选配了大量图片,除了降低教师教学以及留学生学习理解汉语文化词汇的难度之外,还大大增强了本书内容的趣味性和生动性。

三、本书的适用对象

本书突出词语的文化标记,注重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策略,既可以作为中高级

^① 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汉语水平外国留学生汉语文化词汇课程的教材,让留学生通过文化词汇的角度,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增强他们学习汉语的信心和兴趣,也可以作为中外学生的课外读物,从文化词汇的角度,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目前,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获得了迅猛发展,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外国学习者掌握汉语基础知识,使其具备汉语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还要让他们了解中华文化,熟悉基本的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提高汉文化素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适用面是非常广泛的。

另外,本书还可以作为一般中国人从语言和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去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从词汇的角度透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追溯过去文化的遗迹,从而透过历史的尘霾阐发沉积于词汇中的汉族先民的文化心态。并有助于自身阅读古籍,探索汉语词汇的语源,理解语言文化的内在规律和特点。

比如,社会制度类文化词汇反映了人类社会曾施行过的种种制度,透视出词汇背后所隐含的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有关这些制度的各种理论体系等制度文化领域的历史信息。其中有些制度已经成为历史,如上古时期的“以物易物制、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但是透过相关的文化词汇仍能看出其历史遗迹。如通过《诗经·卫风》中的“抱布贸丝”和《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以物相贸易”,我们仍能看出上古“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又如,尽管封建科举制已经废除,但由于其在历史上的长期存在和深刻影响,在汉语中形成了很多与该制度有关的文化词语,像“行行出状元”、“高考状元”、“文科状元”、“穷酸秀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等。

因此,本书也可让一般读者从文化词汇的角度去深入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了解语言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说,汉语文化词汇所体现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其背后隐含着汉民族的精神,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习俗民情、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紧密相关。

当然,由于作者水平粗浅,疏误在所难免,企盼各位读者匡正。

2014年2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汉语文化词汇概述	1
第一节 汉语文化词汇的界定和特点	1
第二节 汉语文化词汇教学的必要性	6
第三节 汉语文化词汇的类聚性	9
第四节 对外汉语文化词汇编写理念	13
第二章 物质生产文化类文化词汇	17
第一节 环境地理类文化词汇	21
第二节 农耕文化类文化词汇	33
第三节 服饰文化类文化词汇	38
第四节 饮食文化类文化词汇	54
第五节 生活起居类文化词汇	81
第六节 交通行运类文化词汇	91
第七节 经贸流通类文化词汇	100
第三章 制度行为文化类文化词汇	114
第一节 人生礼俗类文化词汇	117
第二节 交际礼仪类文化词汇	127
第三节 姓氏文化类文化词汇	147
第四节 家族宗祀类文化词汇	159
第五节 社会制度类文化词汇	166
第六节 岁时节日类文化词汇	177
第四章 心理精神文化类文化词汇	194
第一节 思维系统类文化词汇	196
第二节 情感系统类文化词汇	233
第三节 价值系统类文化词汇	267
参考文献	291

汉语文化词汇概述

第一节 汉语文化词汇的界定和特点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二者密不可分,互相渗透。语言的背后是文化,学习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该语言所包蕴的文化,否则就很难真正掌握和理解该种语言的内涵。季羨林先生(2005)曾经这样说过:“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①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块“活化石”。而在语言诸要素中,词汇则是对文化反映最为直接、最为迅速的要素。它可以分为文化词汇和一般词汇:一般词汇只具有表层的概念意义,例如:电话、电子、手机、纸张等;而文化词汇则蕴含和体现着不同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由于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词汇,这些词汇中国人往往习焉不察,但是外国留学生在学习和使用它们时,往往不理解,甚至经常出现交际偏误。比如汉语中的颜色词就深深植入了汉民族文化的因素,像“红眼病”、“背黑锅”不仅仅是词汇色彩义的不同,更多的还是字面义之后的文化背景义的差别。

中国历史悠久而厚重,传统文化博大而精深,由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此类词汇,这些词大多不能单纯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如“风水”

^① 季羨林. 必须把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结合起来[J]. 中国外语, 2005(1): 65

不是“风和水”，“绿帽子”也不是“绿色的帽子”，它们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但是外国留学生不懂，他们在遇到这些词的时候，往往单纯地从字面上去理解，甚至一些汉语水平较高的留学生也是如此，以致闹出了笑话甚至造成严重误会。因此，“探索汉语与文化的各种内在联系，审视汉语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增进人们的文化素养、社会历史知识，提高人们的礼仪道德修养，更有助于丰富人们（包括许多热爱中国语言文化或学习汉语的外国学者、留学生）的汉语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理解和运用汉语的能力。”^①

一、汉语文化词汇的界定

在汉语文化词汇的界定上，杨德峰（1999）强调汉语词汇文化背景义的影响和联系，指出“所谓文化词汇，是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词语，或与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词语”^②。而丁迪蒙（2006）则认为：“所谓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③何颖（2004）对文化词汇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内涵则又作了具体的分类，进一步指出：“汉语词汇中，从某一个或几个层面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心理态势等方面的词汇就是文化词汇。”^④李大农（2000）则又具体界定了文化词汇的范围，认为：“‘专有名词’和‘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语统称为‘文化词’，它们既包括反映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内容的词语，也包括含有比喻义、象征义、褒贬义及语体色彩的词语”。^⑤

上面几种定义或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文化词汇的产生，或从语义学的视角强调文化词汇的民族文化内涵。但以上概括仍不够全面，范围也不太明确，比如汉语中的歇后语、俗语、谚语等固定短语是否为文化词汇？各家均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综合以上看法，我们认为文化词汇是“一种语言里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这一定义明确指出汉语中具有特

① 胡明扬. 汉语礼仪用语及其文化内涵[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丛书总序

② 杨德峰. 汉语与文化交际[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33

③ 丁迪蒙. 对外汉语的课堂教学技巧[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142

④ 何颖. 析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原则之文化阐释的原则[J]. 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6): 125

⑤ 李大农. 韩国留学生“文化词”学习特点探析——兼论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词汇教学[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0(5): 143

定文化内涵的典故词、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等固定短语同样属于文化词汇,像汉语中的“弄璋、弄瓦、桑梓、牛郎织女、身在曹营心在汉、何家姑娘嫁给郑家——郑何氏(正合适)”等均属汉语文化词汇。这些词语的语义与其字面义相去甚远,隐藏着浓郁的汉民族文化内涵,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二、汉语文化词汇的特点

1. 语义特点

汉语文化词汇是汉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负载着汉民族文化信息,与其他语言中的文化词汇相比较,在语义上体现出以下特点:

(1) 体现汉民族整体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从远古以来,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氛围中养成了整体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对概念的掌握、对事物的理解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由此及彼,从一物一事联想到与之相对、相关的另一物另一事。中国人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反映在对语言的理解上,就形成了汉民族由此及彼通过联想、引申、比喻等方式扩充词义的特点。比如汉语中存在大量体现谐音习俗的文化词汇,像汉民族对数字“8”的喜爱,对数字“4”的避忌。这是因为“8”与“发”相谐,暗寓发财之意;而“4”与“死”相谐,联想不吉。这种由音探义、以同音联想去沟通所谐之音意义的,正是汉民族此种整体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的直接反映。

(2) 反映汉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

汉语文化词汇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习俗民情、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紧密相关,例如,有些文化词汇是汉文化的直接反映,如“龙、凤、龟”等;有些则是间接反映,如汉语中的“红、白、黄、黑”等颜色词以及“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有些则和汉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比如来自文化典籍和宗教方面的词语等。

词义受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规约,离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去探讨词义是不恰当的。比如汉语中有俗语词“戴绿帽子”,巧合的是在英语中也有俗语“wear green bonnet”(戴绿帽子),但汉语俗语“戴绿帽子”专用来形容“妻子与别人有染的男人的处境”。这一语义源于元明时期娼家男子戴绿头巾的规定。而英语中的俗语“wear green bonnet”意思是“to go bankrupt”(破产)。这一语义源于古代法国的

一个惯例：任何一个破产的人都必须戴上一顶绿帽子以提醒与之有生意往来的人。可见，两条俗语各自源于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要向留学生讲清楚文化词汇的语义，必须在文化词汇的教学中科学合理地导入文化因素。

2. 构成特点

(1) 成分繁杂

汉语中的文化词汇成分繁杂，不仅包括词，也包括由词构成的、性质作用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可称之为“语”或“固定结构”，如成语、谚语、惯用语、俗语、歇后语等。

(2) 形象优先的造词

汉语文化词汇在造词上重形象性，在词义引申、比喻的过程中更是体现出这一特点。比如“咬耳朵”一词意在说明“讲悄悄话，不让别人听见”。它借助“咬耳朵”这个动作生动地描画出嘴离耳朵近的形象特点，贴切地表现出词在交流信息中的比喻义。又如，汉语中的歇后语这种比词大的语法单位在表达概念时更是显现出以形饰义、重可感性的特点。如“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猪鼻子插葱——装象（相）；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关羽放曹操——念旧情；瑞雪兆丰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些由民间生活总结的规律、生产经验或历史典故等概括形成的词语，在构成结构上呈现出浓重的形象化特点，它们把抽象的、深奥的、静态的概念变为具体的、浅显的、动态的图像，给词义的理解带来极大的可视、可感性。

(3) 截取式造词法

前些年有一首歌很流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于是有些大学生就用“长得很温柔”来委婉指称“长得很丑”，这就是截取式造词。其实这种方法由来已久，比如“友于”代指“兄弟”，出自“惟孝友于兄弟。”（《尚书·君陈》）“而立”代指“三十岁”，出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于飞”代指“夫妇”，出自《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然。”

3. 语用特点

文化词汇在运用中形成复杂的语境文化。所谓“语境文化”是指词在特定语言系统中交流信息时所受到的制约，也就是把语言同社会情境和人际关系相联结

起来所应当遵守的规则。汉语词语在语境文化的规约之下,在语用中体现出语义附加、语义转移的特点。

(1) 交际中的语义附加现象

一些词语字面上并不具备文化义,像“七十三”、“八十四”等在词汇层面上仅有单纯概念义(*conceptual meaning*),但在语用中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则引申出文化伴随义,表现出一种语义附加现象。比如姜德梧主编的《高级汉语教程》(修订版)第二册第三课《团圆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老年人爱伤感,竟然像孩子似的哭泣起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己去;过了节,我八十四了,再见不着重孙子了!”

“爷爷,你老人家硬朗着呢!能活一百岁!”

“我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这里的“七十三、八十四”并不是两个简单的数字,而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坎儿”,很多地方甚至称为“殉头年”。这两个数字在概念上引申出一种文化附加义。据说这是源于至圣先师孔子在七十三岁时去世,亚圣孟子在八十四岁时去世,而一般人的寿命是不应该超过圣人的,所以即使阎王不叫自己也要去。如果留学生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话,根本无从猜测此处语句的真实含义。因此,吴国华(2000)指出:“在跨文化交际中,读者有时不能与作者‘灵犀相通’,撇开其他因素不管,是因为文化差异导致了接受心理差异,成了相通的障碍。”^①这也说明在汉语的学习中,离不开中华文化因素的渗透和灌输,只有具备较为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背景知识,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一些词语的文化伴随义,避免由于本身接受心理差异所形成的相通和理解障碍,从而有效避免跨文化交际偏误的发生。

(2) 交际中的语义转移现象

汉语词汇在表达概念中还出现借用实体词的特点,一些形象性很强的实体词常常被借来表现抽象的道理和概念,久而久之,这些词的本义被淡化,而它们的借用义、比喻义倒成为交际中的常用义。如姜德梧主编的《高级汉语教程》(修订版)第二册第六课《穿行在爱与不爱的小道上》有这样一句话:“我面前坐着一个自称

^① 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23

秦香莲的女演员。”

“秦香莲”是中国古典戏曲《铡美案》中的女主角,这一古典戏曲源于陈世美与秦香莲这一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秦的丈夫陈世美中了状元,被招为驸马(驸,音 fù,中国汉代时有“驸马都尉”的官职,因为皇帝的女婿常担任这个官职,因此,驸马就成为皇帝女婿的专称)。陈世美为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承认原来的妻子儿女,并派人追杀他们。

秦香莲于是来到开封府包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正廉明的官员,史称“包青天”)处告状。包公准状后,召陈世美前来与秦香莲对质。陈世美自恃皇亲国戚,强词狡辩,皇姑、皇太后也前来威胁。包拯正义凛然,不惧权贵,不顾皇太后和皇姑的威胁阻拦,将陈世美用狗头铡刀铡死,故称《铡美案》。但是上文中的“秦香莲”并非指这一原型人物,而是借以暗指“被丈夫无情抛弃的妻子”,在汉语中甚至已成为此类人物的标签。

第二节 汉语文化词汇教学的必要性

在当前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体系中,已开设有中国文化课和汉语词汇课,为什么还要开设文化词汇课呢?结合教学实践,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此加以阐释:

一、汉语文化词汇是语言教学和文化导入的突破口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美国已故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①汉语文化词汇集中体现出汉语和汉文化的关系,反映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习俗民情,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紧密相关。因此,汉语文化词汇有着鲜明的类聚性和文化属性,它不仅包含着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以汉语文化词汇的教学为突破口,可以巧妙地将语言教学

^①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胡双宝注.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

和汉文化的渗透结合起来,利用文化词汇的类聚特性,在短时间内丰富和扩大留学生的词汇量。同时在文化词汇的讲解中,更容易引入汉文化。比如,从文化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汉民族的文化程度和民族精神,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汉文化的婚姻制度、宗法制度,从借词看文化的接触和融合等。这些有趣的文化命题以文化词汇的视角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慢慢导入,相比形而上的文化说教来说,更容易激发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从而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汉语文化词汇是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重点和难点

语言的文化特征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和突出的问题,其中词义的文化标记尤为突出,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许多偏误,都与它有直接关系。比如“他是一只老乌龟”,在英语中指“他行动迟缓或落后”,在日语中可以指“他是个老寿星”,在非洲的伊博语中却指“他非常狡猾”,而在汉语中指的是“他的妻子有外遇”。在这里,留学生如果不理解“乌龟”一词的汉文化内涵,仅从字面上理解为“年纪老的乌龟”,或利用本国文化去解读这个词,都会导致交际失败。胡明扬(1997)就指出:“对外汉语的语汇教学亟待改进。如果只掌握语音和语法知识,而不掌握具体词语的读音和用法,那么还谈不上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往往会一就说错,一用就错。这样看来,语汇教学理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即使不说是一个核心位置。但是,长期以来语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并且多年来没有显著的改进……不同语言之间有一部分语词的指称意义基本相同,在一定场合可以对译,但在附加色彩和文化内涵方面可能很不相同。”胡先生举例说:“汉语的‘狗’和英语的 dog 就有不同的附加的感情色彩。汉语的‘狗’往往和‘下贱’这一类意义联系在一起,而英语的 dog 却往往和‘忠诚’这一类意义联系在一起。”^①



乌龟

我们不难发现,外国学习者的汉语运

^① 胡明扬. 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汇教学的若干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1997(1): 12-17